

豆豆

回歸



天雅微妮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眼，我已經五個多月沒有在《商報》耕耘我的專欄。而今天終於跟總編表示，從元月份開始，我將正式回歸。每次到慈濟園區參加活動時，年屆九十歲高齡的寶蓮師姐總會問我：「為什麼沒有看見你寫的文章？」

今年年初，我陽曆生日那一天，突然收到蔡友銘先生的微信，說是莊茂榮基金會將贊助我出書，頓時有受寵若驚的感覺。我原以為只要把這些年的文稿從電腦裡調出來，非常簡單。可是，當我真正要把文章整合在一起的時候，才發現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我不知從何入手。

緊接著，我在納卯租住了18年的房子，因為房東把房子賣掉，新房東打算拆掉重建。我在2月與3月份頻繁飛往納卯，把家裡的東西收拾整理。

轉眼間，到了下半年，我的文稿還是沒有弄好。7月底，我向《商報》告假，利用業餘時間專心整理要結集的文稿。我把這些年寫的部分文章分門別類，重新進行校對。在分類的過程中，包括文集的書名，真是絞盡腦汁。終於在十月份，我回故鄉之前，完成了文稿的第一遍校對工作，並且為文集起了書名，還邀請我的中學同學莊文福為書名題字。施文志老師也

多次跟我討論專集封面的設計。

我是一個非常粗心大意的人。以往每當我撰寫慈濟新聞時，好朋友亦萍總是那位幫我找出文字瑕疵的人；亦萍也是引導我走上寫作之路的人。我的文章能夠結集，第二遍的校對非亦萍莫屬。我請助手把文章打印出來，送到亦萍家。將近兩百篇文章的二審校對，就在亦萍開車遇紅綠燈、堵車的間隙，在睡前、在工作休息時完成。亦萍連標點符號、段落等，只要文章有瑕疵的地方，她都一一用紅筆標註出來。

當我返回馬尼拉之後，對照著亦萍審閱後的文稿，我又進行了第三次校對。長時間盯著電腦，眼睛常常會受不了。終於，在年底的時候，我完成了這項對我來說的「大工程」。

離開專欄的這段時間，我不再有每個星期需要交稿的壓力。但是，在一遍遍重溫曾經寫過的文章時，我彷彿又重新活了一次又一次。

這些年筆耕生涯，我並沒有想到成名成家，只是想把自己的人生態度、感悟與讀者分享，卻意外收穫了一本寫著「豆豆著」的書。

非常感恩《商報》给了我版位，讓我記錄生活的點滴，讓我夢想成真。

2026年，我回歸了。

(12/29/2025)

林輝煌

平凡生活的史詩，一曲獻給普通人的讚歌



特稿

11月24日，當《四喜》在央視八套落下最後一幕，無數觀眾的心中泛起複雜的情感波瀾。這部36集的生活劇以其樸實無華的敘事，完成了從螢幕到心靈的旅程。它沒有驚天動地的傳奇，沒有狗血淋漓的衝突，只是將鏡頭對準了中國普通家庭的日常悲歡，卻奇跡般地觸動了我們內心最柔軟的角落。

《四喜》的編劇以驚人的洞察力，將中國人熟悉的「四喜」概念進行了當代化解構。這不僅僅是一個劇名，更是對生活本質的精妙提煉。通過一個普通家庭幾十年的變遷，編劇巧妙地將傳統意義上的四大喜事，編織進現代人物的命運軌跡中。但真正彰顯編劇功力的，在於沒有停留在表面的喜悅呈現，而是深入挖掘了每一種「喜」背後的複雜況味——金榜題名後的迷茫、洞房花燭後的磨合、他鄉故知的隔閡、久旱甘霖般的短暫安慰。這種對喜悅複雜性的深度呈現，讓《四喜》超越了一般家庭劇的範疇，成為一部關於中國式情感與生存哲學的深刻作品。

在人物塑造上，《四喜》展現了編劇對中國家庭關係的深刻理解。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中，每個角色都承載著不同世代的價值觀念與生存困境。老一輩的固執與柔情，中年一代在傳統與現代間的掙扎，年輕一代在理想與現實間的選擇——這些角色的心路歷程彷彿是千萬中國家庭的縮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編劇對女性角色的塑造跳出了傳統家庭劇的桎梏，她們不再是男性的附庸或家庭矛盾的製造者，而是有著獨立意識和生命韌性的個體。

而在敘事結構上，《四喜》的編劇同樣展現了紮實的功力。36集的篇幅沒有陷入國產劇常見的拖沓窠臼，而是通過巧妙的時間跳躍和情節安排，保持了敘事的節奏感與張力。劇中多條線索並行卻不雜亂，主次分明又相互映照。更難得的是，編劇在表現家庭內部矛盾時，沒有簡單地將其歸結為善惡對立，而是深入挖掘了代際、性別、階層之間的結構性困境，使作品具有了社會學的思考深度。

如果說編劇為《四喜》注入了靈魂，那麼導演則賦予了這部劇鮮活的血肉。在視聽語言上，《四喜》的導演展現了卓越

的掌控力。攝影師在導演的調度下，通過細膩的光影變化，暗示人物內心世界的起伏；那些看似隨意的空鏡頭——一抹斜陽、一盆家常菜、一個熟悉的街角——都承載著濃厚的情感與記憶。導演對細節的執著，構建了一個真實可感的世界，讓觀眾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同樣，導演對節奏的整體把控值得稱道。在36集的長篇敘事中，導演巧妙地平衡了戲劇衝突與生活流的表現，使整部作品既有足夠的戲劇張力，又不失生活的本來質感。那些餐桌旁的對話、客廳裡的沉默、院落中的眺望，在導演的鏡頭下都成為了情感的載體，無聲地訴說著這個家庭的故事。

《四喜》的熱播並非偶然。在充斥著玄幻穿越、甜寵流量的當下螢幕，它以返璞歸真的姿態，回應了觀眾對真實生活的渴望。當我們在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說不出口的愛、那些無奈的妥協、那些微小的堅持、那些無聲的告別——我們不僅是在觀看一個虛構的故事，更是在與自己的生活和解對話。

《四喜》的魅力不在於它提供了怎樣的生活答案，而在於它真誠地呈現了生活的本真面貌——喜悅與悲傷交織，遺憾與希望並存。它告訴我們，生活或許沒有絕對的「大團圓」，但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那些與親人相處的瞬間，那些為理想掙扎的經歷，本身就是生命最珍貴的饋贈。當片尾曲最後一次響起，我們恍然發現，《四喜》不僅是一部關於中國家庭的故事，更是一部映照我們每個人生活的鏡子。這部作品的成功，離不開編劇扎根生活的深刻劇本，也離不開導演精準細膩的影像化呈現。二者的珠聯璧合，共同成就了這部熒屏佳作。

《四喜》落幕了，但它在觀眾心中激起的情感漣漪還將持續蕩漾。這部平凡生活的史詩，這首獻給普通人的讚歌，以其樸實而深邃的力量，完成了對中國普通生活的深情凝視，也讓我們在別人的故事裡，看見了自己生活的詩意。在快速變遷的時代，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情感的回望與精神的錨點，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與家庭的關係，學會在平凡中發現生命的史詩。

稿於2025年11月25日下午

郭松民

綁架馬杜羅：特朗普的「真人秀」



各說各話

雖然美國綁架馬杜羅這一令人震驚的事件剛剛過去不到一天，但其令人震驚的程度已經下降了。而這一事件的真實意義——對特朗普的、對世界的——也漸漸開始顯現出來了。就對特朗普的意義而言，這更像一場非常有看點的「真人秀」。特朗普是電視真人秀節目主持人，也是超級網紅，最喜歡真人秀。突襲總統府，綁架馬杜羅，這好比好萊塢大片還要精彩的真人秀，有流量、有掌聲、有尖叫聲，可以成為宣佈自己「又贏了」的重要依據，可以取悅於國內歇斯底里的支持者，並且把拜登比下去了……等等。

但特朗普所能得的，大體上也就這麼多了。他要想得到更多，還必須加大賭注，但不一定能贏。馬杜羅被綁架了，但委內瑞拉還在那裡。最重要的是，馬杜羅擔任黨主席的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仍然是委內瑞拉的執政黨。統社黨由委內瑞拉已故前總統查韋斯創立的，核心主張是反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奉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捍衛玻利瓦爾革命成果，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委內瑞拉最高法院憲法法院已經下令，副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就任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總統職務，以確保行政連續性和國家的全面防禦」。羅德里格斯表示，委內瑞拉已經進入全面動員狀態。到目前為止，雖然委內瑞拉在美國的偷襲中遭到了重大損失，但政權仍然在運轉，沒有崩潰。

與此同時，特朗普似乎被沖昏頭腦，喪失了現實感。他誇誇其談地說，「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個團隊來管理委內瑞拉，委內瑞拉將由我背後這些人來執政，我不會冒險隨便讓隨便一個委內瑞拉人來接替馬杜羅……」特朗普還宣佈，美國大型石油企業將進入委內瑞拉。特朗普想要這一切，可以。但僅僅綁架馬杜羅是不夠的，不會有人把這麼多好東西放在盤子裡端到特朗普面前，美國必須自己去拿，這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地面入侵，徹底清空委內瑞拉的上層建築，然後任命一個美國將軍擔任委內瑞拉行政長官才行。美國準備好了嗎？特朗普準備好了嗎？真人秀的特點在於，雖然有真人，但本質是一場「秀」，也就是表演。綁架馬杜羅，僅僅是序幕，美國與委內瑞拉的故事，才剛剛開始，遠沒有達到高潮。

不過，這場真人秀，對世界來說，意義重大。打個比方吧，如果世界是一個村莊，而美國曾經是村莊裡的頭號「大善人」——如元茂屯中的韓老六（《暴風驟雨》中大地主）、未莊的趙太爺（《阿Q正傳》）那樣的「大善人」。儘管很多村

民早就知道「大善人」不是什麼好玩意，但「大善人」表面上還講一些假仁假義，村裡的秩序也還維持著，還有一些村民對「大善人」心存幻想，「大善人」還可以利用規則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但是，有一天，「大善人」突然二話不說，直接打死了村子頭頂的馬老大，並且聲稱，打死他就是想要他們家的二畝地。

「大善人」變成了「大強盜」——對村民來說，這意味著什麼？也許，會有一些村民，心生畏懼，跪在「大強盜」面前，奉上土地金帛，甚至妻子女兒；也許，會有一些村民，明哲保身，敢怒不敢言；但更多的人，為了村莊的平安，恐怕還是想找機會除掉他吧？村莊裡有了強盜，誰都沒有安全感。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美國綁架馬杜羅，不意味著美國的強大，而恰恰凸顯了美國的衰落。這意味著，美國「軟實力」已所剩無幾，哪怕是在自己的「後院」，美國也不能通過「顏色革命」、經濟封鎖、乃至策動皮諾切特式的人物發動政變的方式搞掉自己不喜歡的政治人物，而只能親自下場，赤膊上陣。

美國「大善人」的形象，是一次世界大戰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包括民族自決、公開外交、公海自由、裁軍等原則在內的「十四點計劃」後逐漸確立的。特朗普要把委內瑞拉變成一個美國直接管理的殖民地，意味著美國已完全背棄了這一傳統，變成一個十九世紀式的殖民帝國。美國會成為整個拉美的公敵。美國也會成為全世界一切熱愛自由和獨立的人民的公敵。

一兩次「真人秀」式的勝利，絕挽救不了美國。畢竟今天是二十一世紀了。

看到特朗普為所欲為，有論者得出結論說，「這個世界上，往往不是正義戰勝邪惡，文明戰勝野蠻，而是強大戰勝弱小，先進戰勝落後，富裕戰勝貧窮，無恥戰勝迂腐。」這未免過於悲觀了。

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二〇聲明》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中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看到此次此刻強盜佔了上風，就喪失了對正義的信心，就服膺了強盜邏輯，認為不如也去當強盜，這才是真正的悲哀，才是強盜最大的勝利。

人類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依靠強盜邏輯建立的霸權，或許能逞一時之快，卻已經在其失去道義根基的時刻，埋下了失敗的種子。試看希特勒安在哉？墨索里尼、東條英機安在哉？特朗普不過是在步他們的後塵而已。

黃小梅

《述懷》雜感



閒情記趣

近日常，氣溫下降，寒意侵襟，於是，關緊書房的玻璃門，案上溫茶一杯，與書為伴，陶醉其間，自得其樂。

某日，與友人聊起時，坦言平生無求，唯此而知足，倍感幸福也。

杜甫的詩作，向來以嚴謹著稱，此時，一首《述懷》，描繪了杜甫西逃、授官、戀家的複雜心理，其大忠直節，豈後世所及？我的思緒，隨著他而翻江倒海。

至德元年，安祿山突破潼關，杜甫被俘，近一年的時間裡，杜甫如與世隔絕，待到四月，草長鶯飛，他逃脫了長安，一路靠著重重樹林的指引，向唐肅宗的所在地鳳翔奔走而來，「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世難未平，心唯戀國，逃難中的飢寒交迫以及內心的惶恐，乃至見到天子時的衣衫襤褸，在那以腳步丈量土地的年代裡，一路的流離痛苦可想而知。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在那動亂的世道裡，不忘家國情懷，千里奔波。

唐肅宗任杜甫為左拾遺，雖然這只是一個從八品的官兒，但因為是諫官，能常在皇帝的左右，杜甫深感主恩之厚，涕流滿面。

回想杜甫之前的詩作，如《病後過王倚飲贈歌》《貧交行》等，杜甫從來都沒有忘卻詩與遠方，它的詩讓我們進一步瞭解當時的歷史概況，留下了寶貴的資料。以史為鑒，書中自有黃金屋。

如今，大多數的人們忙於那些生存的碎銀、生活的瑣事以及琳琅滿目的娛樂，

有些人不看書了，說真的，我確實為此感到惋惜，時代的進步是需要大浪淘沙的，書籍是我們的珍饈，我們應當從中慢慢咀嚼，吸取前人的智慧，更好地開創我們的未來。

生活剛剛有些穩定，多情的杜甫終於又想到了「柴門」妻兒，叛軍的殘殺，讓杜甫愁緒如雲，想到破茅屋裡的家人是否還有人活著，若是被慘殺了，能否收到妻子的骨頭，能否全家團聚，心中鬱結，歎息不斷。

詩人的思家，如空中摹擬，輾轉不定，此時，見字如見人，我的心陣陣隱痛，萬水千山，家書隔斷，何處話淒涼？想想我們如今的尋人啟事，雖然有高科技的助力，尚且歷盡艱辛，唐代的杜甫，又怎能不滿腹愁腸？非經喪亂，不知「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之情真意切，有聲有淚，近鄉情怯。

詩的最後，杜甫看到了中興的希望，幻想著全家歡會的美景，又擔心妻離子散，自己變成一個孤老兒的慘局，「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詩人以其豐富的想像，鋪敘真誠，沒有太多華麗的用詞，然而，卻更顯現出杜甫詩作的匠心所在，慷慨淋漓，如見其心，如聞其語，運筆出神入聖也。

合上書本時，我凝望著陽台上的花花草草，此時，夕陽西斜，彩霞銜樓，茶已涼。

我走出了杜甫的《述懷》世界，卻陷入了更多的沉思中：我的幸福很普通，但它充盈了我的生活，想想，平凡的日子裡，茶有溫，飯可飽，書香浸潤，喜樂安康，足矣，好好珍惜這種平凡的幸福吧！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請掃描關注微信公眾號



Android 客戶端下載